# 西夏書事

# 西夏書事卷二十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嘉祐三年契丹清寧四年夏奲都二年春正月契丹使來報

哀

儀天皇太后崩也

夏四月西蕃摋羅部來投納之

曩霄向時拒命不敢深入關中慮唃厮囉爲後患

也自訛龎專國歲獲賜遺因思專制西蕃會厮囉

屬下摋羅部阿作率屬來投訛龎納之授以官使

居邊要

五月使至契丹會葬

契丹葬儀天太后于慶陵夏使與高麗使並會

六月攻靑唐城敗還

訛龎令阿作爲嚮導攻掠西蕃圍靑唐城與唃厮

囉戰大敗酋豪被獲者六人失馬駝甚衆

秋九月龍逋諸族降于西蕃西蕃兵入境大掠

龍逋公立馬頗三大族常從征陣因唃厮囉兵勝

舉族投之厮囉率兵逕入夏境會契丹送女妻其

少子董氊乃大掠而去

按三事比書以見納人之叛人亦叛我侵人之疆人亦侵我出爾反爾訛龎豈爲得計哉

嘉祐四年契丹淸寧五年夏奲都三年夏五月沒藏訛龎據屈野河

麟府西南接銀州西北接夏州慶歷中曩霄納款知麟州張繼勲奉詔定界至而文案無存訪之州人都巡檢使王吉吉言繼遷未叛時麟州之境西至俄枝盤堆及寧西峯距屈野河皆百餘里西南

至雙烽橋杏子平彌勒長干鹽坑等距屈野河皆
七十餘里咸平五年繼遷圍麟州陷濁輪砦大中
祥符二年始置橫陽神堂銀城三砦皆在屈野河
東使蕃漢義軍分番守之又使砦將與緣邊酋長
分定疆境橫陽砦西至故俄枝堆四十里州城西
至大橫水六十里西南至浪爽平五十里神堂砦
西至伺候峯三十五里西南至赤犍谷四十里次
南至野狸塢三十里銀城砦西至榆平嶺四十里
西南至清水谷五十里次南至洪崖塢四十里次

南至道光中嶺六十里于是繼勳等據此分定界至遂以爲例訛龎雖東向侵耕猶餘二十里爲閒田及斷道堰戰勝無復顧忌妄指屈野河中央爲界遣兵沿河屯駐白晝廹逐漢人夜則過河剽竊見邏者輒逸還且于銀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外悉令部民侵種不已

秋八月沒藏訛龎殺六宅使高懷正毛惟昌諒祚以二人妻乳哺功賞賚甚厚二人恃其寵時與國事或採民間利弊闘訛龎心惡之會高懷正

以貸國人銀毛惟昌竊衣囊香盤龍服事覺訛龎
誅其全家諒祚止之不可

冬十月契丹約西蕃兵取涼州不果

契丹數遣使由回鶻路至河湟約唃廝囉舉兵攻
夏國欲徙董氈居涼州與之近訛龎聞之增兵備
河西會廝囉以道遠兵難合乃止

嘉祐五年契丹淸寧六年夏奲都四年夏五月保安軍牒索
叛蕃胡守中執還之

守中爲保安蕃官邊吏失于撫綏走投夏國中國

索之急執還伏誅

秋七月没藏訛龎遣使河東議界至

夏國所產羊馬氊毯用之不盡必以其餘與他國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國和市不能不通自河東禁絕私市官民胥怨訛龎乃遣使至麟府請退河西田二十里還中國願通和市經畧使梁適不從

冬十月國中鹽市絕

河東私市雖絕然因陝西解鹽價高商販青鹽往

來如織國中猶恃爲利仁宗使薛向爲轉運使平
解鹽價商民不復冒禁私販于是靑鹽利亦絕

十一月沒藏訛龎掠鄜延

訛龎因財用日乏遣人于鄜延沿邊德靖等十堡
砦開墾生地剽掠人畜戍兵捍之不止

嘉祐六年契丹清寧七年夏奲都五年夏四月沒藏訛龎謀
逆誅之夷其族

自曩霄死三大將各擁强兵制閫外訛龎猶知顧
忌已見凋喪殆盡專恣益甚有漫咩者位居訛龎

上每事屈己下之結爲心腹高毛二人之誅諒祚
頗不平訛龎懼將爲變子婦梁氏本中國人諒祚
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沒藏氏訛龎子慧甚
與其父謀伏甲寢室須諒祚入殺之梁氏密以告
諒祚召訛龎于密室執之令漫咩將兵殺其子遂
誅訛龎其弟姪族人外任者悉戮之夷其宗家奴
王文諒逃入延州以事告中國授以官後成慶卒
之亂伏誅　歐陽修曰沒藏訛龎黠羌也當甯令
哥怨望其父陰敎以弒逆之事而卽以弒逆之罪

殺其母子以立諒祚專夏國之政十餘年卒以罪
誅夫敎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已亦以子婦
之故爲所立者族滅此人事亦天道也
按訛龎威福自專即非謀逆罪固當誅然諒祚
宣淫有乖倫理其不爲陳靈齊莊者亦倖也
廢后沒藏氏
諒祚旣族訛龎廢沒藏氏幽之而與梁氏入宮羣
臣諫不聽
五月始正屈野河地界

諒祚誅訛龐始親國政太原府代州鈐轄蘇安靜移牒來議疆事呂誨奏議論麟州地界狀云近龐鈐轄蘇安靜實爲至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算事無不濟與仁宗實錄及宋史夏國傳異遣大酋呂寧拽浪撩禮議定府州自青沒怒川沙鬼牌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沙鬼旁順橫陽河東岸至鐵爐骨堆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囉龐烽築堠六自囉龐烽西南直麟州界移濟砦築堠三自移濟砦南至大橫水竹枝谷伺候峯赤犍谷臧愛塢至饒咩浪築堠十二其距榆平嶺清水谷頭

四里許立砦二從北阿黙眞砦一次南麻柞砦一距大和谷五里許立砦四從北訛龐禹星砦一次南嵬藥砦一次南禹黙㮄砦一次南麻也娘砦一距洪崖塢一里許立砦三從北綱禹愛砦一次南阿黙遁砦二其松本晉堆立砦三並在阿黙遁砦西凡十二砦有者修之無者創之砦東西四里各有兩界卓望處築堠十二約自今兩界人戶毋得過所築堠耕種其在豐州外漢砦及府州界蕃戶舊砦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砦三十三更不創修

麟州界人戶更不耕屈野河西田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戶就近樵牧不得插立梢圈起造棚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拽浪撩禮還諒祚遂聽命 宋史梁適傳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界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地六百里按屈野河田舊界僅七十里傳云六百里不知何據

附 宋史王舉元傳夏人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渡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咸服攻屈野河地自至和二年至是年經數次議畫乃定

畢元以數言正之何易也且元昊時已侵十餘里則畢元所議或不在是時

六月靈夏二州大水

黃河環繞靈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相傳創始于秦因河水南入渠口一漢伯渠相傳創始于漢其渠口在秦渠上流一艾山渠後魏書刁雍爲薄骨律鎭將請自富平西三十里鑿艾山通河作渠溉田今在靈州南一七級渠唐書吐蕃寇靈州郭子儀敗之七級渠今有靈州南一特進渠唐書長慶四年開今在靈州西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蓄泄河水又有賀蘭長樂鐸落諸山爲之隄障向

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夏間廬舍居民漂沒甚衆　史臣曰河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東經三受降城歷豐勝諸州折而南出龍門由河中抵潼關東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衆水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于是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若靈夏之間河流徊細又得峻嶺長隄以爲巨障今狂瀾泛溢幾與宋之滑臺大伾齊觀亦一異也

按

昔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穀洛溢不三

月而武氏入宮高宗永徽五年春三月納武氏爲昭儀夏閏四月萬年宮大水六月恒州大水中宗神龍元年春二月立韋氏爲皇后秋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蓋水爲陰物女子之徵是時靈夏大水不三月而諒祚册后梁氏自是諸梁世操政柄國幾于危天先示其兆矣

秋七月奉表入請尚主

諒祚聞契丹約唃厮囉兵共取河西思結中朝爲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貢請尚公主仁宗答以昔

嘗賜姓不許

九月殺故后沒藏氏

后既被廢左右凌虐之后號泣欲自裁諒祚怒遂

賜死

按沒藏氏無罪被殺書之以著諒祚之忍仍書

故后者不予諒祚之廢也

立梁氏爲后

任其弟乙埋爲家相

按后以理陰教奉祭祀者也梁氏誨淫滅家其

罪大矣諒祚溺于所私立爲國后其尙有君道乎

冬十月始用漢禮

諒祚將冠遣使上表竊慕中國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當以此迎朝使仁宗許之

按昔金臣斡特剌言西夏崇尙舊俗故能保國數百年世宗以爲然夫遵祖制由舊章誠守成令主然能不安陋習漸進華風亦君子所取也

況夏自元昊變禮革九拜爲三拜豈堪爲後人

法守哉諒祚去蕃就漢可謂善幹蠱者矣

十二月遣使入賀正旦

諒祚遣祖儒嵬名聿正樞銘靳允中賀正並帶本

國貨物貿易約值八萬貫中國經管內臣檯壓價

例虧折甚夥後賀天聖節物遂減半

嘉祐七年契丹清寧八年夏奲都六年春二月供備庫副使

張宗道來賜生辰

鄜延經畧使言諒祚近歲舉措不循舊規恐更僭

擬名號乞擇一才臣持詔詰問以杜奸謀會諒祚

生辰仁宗遣宗道賜禮物初入境迎者乘馬欲先行宗道不可迎者乃後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一首爾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爾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

譯者乃議宗道居上位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迎者無以對

夏四月進馬求賜書

諒祚獻馬五十匹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並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中國正至朝賀儀仁宗賜以九經還所獻馬

五月更州軍

諒祚以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

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猛軍更于西平府設監軍司爲翔慶軍總領之李氏長編及宋史夏國傳諒祚所改四州軍名內西壽監軍司爲保泰軍是元昊舊定軍名未有改也茲遵劉溫潤西夏須知以翔慶軍補之

備官制

漢設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書學士等官蕃增昂聶昂星謨箇阿泥芭良鼎利春約映吳祝能廣樂丁努諸號

秋八月攻西蕃敗積築堡于古渭州拒之

初契丹以女妻董氊久之欲迎歸董氊不許契丹

主遣使蠱其女董氊殺使者置妻不相見唃厮囉與喬氏數言之不聽契丹遂與絶諒祚知其隙謀擊之舉兵屯古渭州將併吞熟戶諸族知秦州張方平檄吏民嚴備不得逞引兵而西戰于靑唐敗還懼厮囉來侵築堡于古渭州側以兵守之司馬光奏議拓跋諒祚年齒寖長猖狂好兵常分之外要求無厭董氊凶悍狡獪超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懟與契丹結姻相表裏秦渭居二虜之交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與李氏長編異

嘉祐八年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春正月遣使獻方物

宋故事外國使至賜宴紫宸殿遼使副位御坐西

諸位上將軍之南夏使副在東朶殿並西向北上是時諒祚使石方入獻稱宣徽南院使欲與遼使對禮禮官不可仁宗詔諭諒祚來使官稱非陪臣號自今遵用誓詔毋得僭擬

二月市銅于契丹契丹不許

䖍夏產鐵少銅諒祚遣人私與契丹民市易契丹主下詔禁之

西蕃禹藏花麻來降夏四月以宗女妻之

河州刺史王韶畧熙河盡降洮西諸族西使城宋史

李憲傳及夏國傳俱作西市新城地理志作西使城傳志異

首領禹藏花麻不順命秦州鈐轄向寶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使及蘭州一帶土地畢籍獻夏國諒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駙馬司馬光奏議花麻本居定西及蘭州趙元昊以女妻之遂爲役屬其文稍異

橫山酋輕泥嚷側叛撫定之

夏國雖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百餘里人馬精強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入必爲前鋒平素苦于

黠集諒祚又虐用之部將輕泥嚷側率所屬叛請兵延州約取靈夏判官程戡上言豺虎非自相搏未易取也雞疽非自潰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以蠻夷攻蠻夷實中國之利會仁宗不豫未報諒祚聞遣官撫定之事乃寢

按橫山酋夏之勁旅也昔張亢謂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其戰鬬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盡出其地若一旦內攜勢將瓦解昔義潮歸而吐蕃衰絕沒斯降而回紇

亂亡盍衆叛則親離內訌則外潰豈特鷸蚌相持爲漁者利乎此西夏安危之機宋顧交臂失之惜哉

秋七月奉表入慰復故姓李氏

自曩霄入款始稱男繼稱臣仍以賜姓奉表時英宗遣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賚賜大行遺詔及留遺物諒祚遣使弔慰所上表改姓李氏英宗不悅使者聞帝不豫意謂未能覲朝不肯門見固求入對弗許勒歸館舍命賚詔還詰令守舊約

按此西夏復姓李氏之始

冬十一月請復榷場

自訛龎侵耕屈野河地公私市販盡絕諒祚移文陝西經畧使請置榷場復通互市英宗許之

西夏書事卷二十終

# 西夏書事卷二十一

青浦　吳廣成西齋

宋英宗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拱化二年春正月遣使吳宗入賀不成禮而還

初夏使入貢移文延州稱使者官曰樞密鄜延安撫使程戡奏令稱使副不以官或稱領盧領盧蕃樞密號也使皆怏怏詠祚遣宗入賀即位初至習上壽儀畢退就幕次見所賜酒食竊笑不肯下箸故制夏使見于皇儀門外朝辭詣垂拱殿是日宗

等不肯門見至順天門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宗不可留止廐一夕供饋俱絕宗忿出不遜語宜折令如故事良久乃入已賜食殿門宗訴于押伴張覲覲以聞英宗令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截令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逐入賀蘭巢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不復辨司馬光奏議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言語輕肆侮其國主傲其使人使者臨辭自訴于朝臣當時與

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畧詔令諒祚懲約之
此事不以為意與李氏長編異
自後宜精擇使者戒勵毋紊彝章
按使不辱命則書名茲書吳宗斥之也諒祚自
親政以來正侵界用漢儀求賜書可稱恭順有
禮矣乃三紀未周兵端復起實宗一人致之書
不成禮正其罪也
二月黑雲貫東井
起西北方長五丈許
夏五月夏州羌遡奔等以地叛降西蕃

邈奔素䟦扈見夏兵與西蕃屢戰不勝約其叔溪心以隴珠阿諾等三城叛投唃厮囉厮囉納之

秋七月以兵入秦鳳涇原大掠

諒祚因吳宗回得賜詔謂中國辱其使人深以爲恥遂招引亡命點集兵衆潛謀入寇涇原副總管劉几以告權經畧使陳述古請兵防守述古不聽諒祚以十萬衆分攻諸州驅脅熟戸八十餘族殺弓箭手數千掠人畜萬計

九月邈奔等還自西蕃請兵攻唃厮囉不克

邈奔等以地附厮囉冀重用厮囉不爲禮復歸諒祚宥不誅請兵還取隴珠三城地以萬騎往不克收降丁五百帳而還

治平二年契丹咸雍元年夏拱化三年春正月侵慶州攻王官城

諒祚習知先世所爲保吉一叛而復王封曩霄再叛而稱國主知中國兵力不能有加旣掠秦鳳諸州復以萬衆入慶州攻王官城爲經畧使孫長卿兵所拒不得進

諒祚數揚虛聲兵騎往來倏忽偶不設備即乘虛入侵英宗遣文思副使王無忌持詔詰問諒祚遷延勿受已遣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咎宋之邊吏詞多非實詔復戒其滋擾終勿聽

二月上表自陳

誘陝西熟戶叛投三月圍順寧砦

陝西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徭賦惟戰鬬時出騎從征最爲安業諒祚多方招誘半思外投鄜延鈐轄李若愚悉召酋長稱詔犒勞務爲姑息諒祚益易

覩之遣右樞密党移賞欏出兵犯保安軍圍順寧砦相持半月而解

夏五月獻于契丹

諒祚與契丹較疎朝賀喪葬外不遣泛使時與中國搆兵遣使獻告以國有兵事契丹主不問

秋八月復擾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倚爲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脅服有違拒者輙戕殺之于是弓箭手皆退入内地邊帥莫敢問龍圖直

學士司馬光以爲言不報

冬十一月爭同家堡拒詔使王無忌于境上

曩霄時生羌十九戶以同家堡入獻地在德順軍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國未設封堠諒祚認爲己境衩宋侵佔遣兵殺屬戶數千掠牛羊數萬英宗檢覗故籍遣王無忌詔諭至境不納

十二月使賀正旦及壽聖節

諒祚數擾邊境而仍稱臣奉貢葢心利歲賜金帛又得入京貿易故信使不絕

陝西人景詢以罪來投使爲學士

諒祚每得漢人歸附輒其起居時致中國物娛其意故近邊蕃漢樂歸之掠秦鳳時俘漢人蘇立授以官頗用事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應死亡命西奔立薦之諒祚愛其才授學士日夜謀伺邊隙英宗令捕繫其孥勿以赦原

按書入書以罪所以賤詢也

治平三年遼咸雍二年是年契丹改國號曰遼夏拱化四年春二月升西使城爲保泰軍以駙馬禹藏花麻守之

西使距古渭僅百二十里諒祚建造行衙置倉積穀移保泰軍治于此命花麻為統軍守其地

秋九月自將犯慶州圍大順城中流矢而還

諒祚將步騎數萬入慶州攻大順環慶經畧使蔡挺斂邊戶入保戒諸砦毋戰潛布鐵蒺藜于城濠中渡者多躓驚為神圍三日不克諒祚衷銀甲氊帽乘駱馬張黃屋督戰挺遣蕃官趙明伏强弩八百濠外飛矢注射諒祚鐙貫流矢走李氏長編夏人圍大順帝召西上閤門使劉几問之曰大順天險非虜可近第恐夏人與趙明為仇耳帝曰趙明之于入城幾

爲所掩卿料敵何其神也分攻柔遠砦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勢張甚宋史劉紹能傳夏人圍大順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秦王川邀擊于長城嶺與此異柔遠城惡副總管張玉以重兵拒守李膽勇三千人夜出斫營夏兵驚潰退屯金湯沈括筆談云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攻大順城自出督戰守埤者張弩射之諒祚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創舁而去至其國死與宋史夏國傳異

冬十月請時服不得復請歲賜

諒祚聲言益發十萬騎入邊且出嫚語鄜延安撫使陸詵曰朝廷積姑息故諒祚敢狂悖不稍加折

諸國威何立因留止諒祚請時服使者移文宥州問故諒祚大沮盤桓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又歲稜貪得賜物遣使請須歲幣謝言受賜累朝敢渝先誓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宋史韓琦傳夏人攻大順琦議停歲賜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責之必服既而諒祚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

十一月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持詔來詰

英宗見諒祚表辭不實遣次公賚詔詰之令專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酋各守封疆不得點

集人馬輙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刼掠及迫脅歸投所有漢界叛亡不還之人亦不得更相招納苟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守前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十二月殺環慶路降蕃思順

思順任環慶路新州刺史舉族西投諒祚寇邊輙爲嚮導經畧使蔡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廬舍出兵西爲迎候狀諒祚心疑毒殺之

按思順爲中國蕃官未聞嫌隙其投夏也或心懟[illegible]詢等之富貴耳乃流言朝入酖毒暮施非諒祚多疑實思順自取也

西蕃瞎氊子木征來附

自蘘霄破龕谷瞎氊衆弱旣死木征不能自立徙居河州復徙安江城嘉祐中表請內附會秦州上丁族首領瞎藥與父厮鐸心不合迎木征居洮州欲立文法秦州逐之復還河州地與西使城近諒祚陰誘之遂與青唐等族並附

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春正月如宥州二月

供備庫使高遵裕來賜遺遣臣王盥受命

英宗崩神宗即位遣內殿崇班魏璨賚賜治平三年冬服使遵裕告哀賜詔曰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入叩大順圍迫城砦焚燒村落抗敵官兵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已決衆多之口遠比遜事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

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敘忠信不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遵裕抵宥州館于下宮時諒祚以巡游至不出見遣王盟受命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乃易服跪已具食上宮語及大順事盟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耶左右以爲辱急使人代對終日不敢問忽憤然曰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執櫜鞬以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曰

主人天縱神武毋肆狂躁以干誅夷諒祚兒于屏後搖手使止之

按宋史謂夏國再臣朝使僅至宥州未嘗得入興靈恒也茲身在宥州而遣盥聽詔書以著諒祚之倨且見史臣之說爲不誣也

西蕃拽羅鉢等來降

西蕃首領拽羅鉢鳩令結二人誘蕃部三百餘帳來投諒祚納之尋爲官軍捕獲斬之徇于境

掠靑雞川三月蕃酋獻地秦州築城南牟谷口以拒

夏國所據多漢匈奴地曩霄與延環諸路相攻于秦渭僅一再至故諒祚時二州蕃族日盛景詢等獻計以爲先取西蕃然後兵扼要害則陝右可舉于是諸蕃半爲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時青雞川蕃部苦諒祚侵掠遣使詣秦州獻地請于南牟谷口置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順之援絕夏人入寇徑路陝西宣撫使郭逵以聞神宗詔從之

閏三月遣使入獻

初諒祚受中國賜詔不報久之始獻方物謝罪請

戒飭酋長自後謹守封疆如去冬詔旨神宗答詔

嘉許賜銀絹各五百疋兩宋史英宗紀治平三年末云是歲遣使以違約

數寇責夏國諒祚獻方物謝罪李氏長編云帝復

降詔詰責至明年閏三月始來獻與夏國傳同

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

以十事聞未知何事也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

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見丞相韓琦琦曰樞密何

語諮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但云受命館

伴不敢輒受邊事琦笑曰豈有專主飲食不及

他語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

某辭折言某事則以某辭對覘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中琦所料覘如所教答夏人聳服攷治平中夏使凡六至而以十事聞史未明載

徙横山民于興州夏六月蕃酋令㥄舉衆內附夏國頻年點集衆志乖離横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發其族帳徙之興州諸部懷土顧望知青㵎城种諤招之令㥄舉衆降諤上聞給以田宅諒祚索之諤曰必欲令㥄當以景詢來易乃止

秋八月復和市

自寃大順中國益禁邊民毋通私販至是復之

九月遣使進奉山陵

時葬英宗于永厚陵夏使執禮不遜欲服毬金帶

入見押伴知宿州劉航正辭折之始止

冬十月左廂監軍嵬名山以綏州內降

綏州在黃河北有鐵碣二山及無定河水攔繞其

下淳化中趙保忠就擒與夏州並經焚毀自德明

曩霄兩世經營諒祚立監軍司其地復為巨鎮名

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降于种諤諤使誘名山賂以金盂宋史司馬光傳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降詔招納其衆陸詵傳銀州嵬名山與其國有隙抑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俱無諤招降說與諤傳異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納款而名山未知也諤悉起所部猝圍名山帳名山驚起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復爾文喜出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舉衆從諤而南王氏東都事畧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欲內附來報諤卽上聞募使者間道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起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州應援遂長驅入綏州夜渡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脇

名山開門迎納又吳積言名山弟亡在折繼世所
繼世與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扣門
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使納其
手搦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二萬餘降已
見官軍少大悔之

二說與諤傳異

諒祚遣四萬人援綏州傅城而
陣諤使名山率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據晉祠谷
列陣偏將燕達劉甫張兩翼並進夏衆大敗走

遣兵爭綏州餘衆于大理河不勝

初名山衆內攜延州東路巡檢折繼世以步騎萬
餘自懷寧砦趨銀州分名山衆萬三千戶居于大
理河諒祚遣兵爭之再戰皆敗

十一月誘保安軍知軍楊定殺之

定嘗使夏國見諒祚稱臣拜許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鑑寶劍金銀等物定歸匿其金銀僅上鑑劍言諒祚可刺狀神宗擢知保安軍已种諤取綏州諒祚謂定賣己駐兵銀州詐爲會議誘定殺之并殺都巡檢侍其臻擄定子仲通而還

按延州南安去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若麟府有警延州人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俱可援應特以綏州一帶盡爲夏界阻斷必從西策渡

往往赴救不及今种諤計取綏州直披西夏之腹心聯延綏爲指臂神宗用延帥郭逵策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耕地以處降人遂爲諸路捍蔽夏人計無復之乃泄忿于定定固有罪而夏人狡焉思逞之技亦漸窮矣

遣兵備銀州

綏銀接壤綏州既失諒祚懼銀州單弱遣兵屯守鄜延路請檄諸路牽制知鳳翔府李師中不可乃止

獻金佛梵覺經于遼

經係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

十二月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諒祚凶忍好淫過酋豪大家輒亂其婦女故臣下胥怨而身以羸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改元五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長子秉常立

畢氏續通鑑云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于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薰斯同趙駿烈建元彙攷據本紀謂諒祚改元拱化盡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文異

論曰諒祚生未週齡突遭大故三將分治勢比連雞母族專權形同臥虎守貴雖生肘腋契丹兵入賀蘭家聲貽牆茨之羞國事等棼絲之亂斯時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而數載之後即能親攬大政坐收兵權見契丹之强則事之偵訛龐之叛則誅之遵大漢禮儀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華風皆元昊數十年草創經營所未能及者惜其殺沒藏立梁氏好色滅倫不特君道有乖即貽謀亦未善也

西夏書事卷二十一終

# 西夏書事卷二十二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宋神宗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夏乾道元年春正月梁氏治國事

秉常時年八歲母恭肅章憲皇太后梁氏垂簾攝政

按

綱目書母后垂簾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恒也此書治國事何夏戎狄小邦不得與中國並也自梁氏治事而乾順母亦效尤焉自梁氏始秉

常而純佑母致廢立焉牝雞司晨有開必甚宜

書梁氏斥之也

使其弟乙埋為國相

梁氏悉以國政委乙埋乙埋擢其子弟並居近要

于是諸梁權日甚

按拜官書使罪私也

鄜延路索殺楊定者二月以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

韓道喜獻

鄜延鎮撫使郭逵詷得殺楊定首領姓名為崇貴

道喜二人移檄來索道喜素與幸臣罔萌訛善萌訛爲二人謀于梁氏俾使人至鄜延言請斬境上以謝逵不可旣而報曰已殺之矣逵以二人狀貌物色遣使詰問乙埋知不可隱執兩人以獻宋史郭逵傳執獻李崇貴在綏州議寢後夏國傳在熙寧元年綏州議寢在二年二傳先後互異

三月始遣使告哀

自楊定死賀中國登極及正旦使不更過界諒祚卒逾三月始遣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對曰殺人者已執送矣

乃賜詔慰諭并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
俟李崇貴至即行冊禮
按諒祚卒四月始使告哀慢中國并慢其故主
矣
夏四月獻遺于遼
梁氏遣使告哀于遼遼使弔祭因表獻諒祚遺物
五月出兵爭篳篥城
秦州僻在東南距夏國差遠東自儀州南界生戶
八王族抵水洛城是爲夏屬党留族地其西路自

山外石門峽正南百里由篳篥城轉三都谷至安遠伏羌砦次西爲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里至寧遠砦亦合于伏羌自夏兵累掠秦鳳西邊熟戶破擾神宗遣宰相韓琦知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議築篳篥古城與古渭相犄角以秦鳳副總管楊文廣董其役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潛趨篳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夏兵大至與文廣搏戰不勝而退宋史馬仲甫傳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知秦州時得篳篥城古趾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與韓琦楊文廣二傳異

臨行遺書文廣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也

遣楊定子仲通還

神宗以楊定死于邊事聞有子沒于夏國命郭逵遣使索之梁氏遣仲通還及李崇貴等至京師神宗始知定死罪在定乃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仲通家賜隸常詔候誓表到日即使行冊禮所有歲賜自冊典後並依舊例

秋七月攻甘谷城

篳篥既城神宗賜名甘谷乙埋惡其控扼要害潛

兵翼之與秦鳳都監張守約遇分兩翼夾攻守約

以五百人逆戰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强弩注

射强酋戰死者數人遂卻

九月集兵折薑會知原州种古來攻拒戰不勝

折薑會距環州永和砦一百二十里本屬中國自

嚴霄時據爲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

諸監軍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

二千餘人

冬十月遼遣使冊爲夏國王

梁氏尋使往貢謝封冊

十一月求嵬名山不得

名山至京師授左監門衞上將軍賜姓名趙懷順

梁氏用其臣罔萌訛計佯以景詢與中國易郭逵

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輕重若受之則不得不還

名山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卒不果易

十二月戰于葫蘆河敗績

知渭州蔡挺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等砦開地二千

餘頃募卒三千人爲耕守計乙埋遣兵壁葫蘆河

爭之挺出奇兵襲擊皆驚潰所屬洛勒綏等七族悉爲官軍所破
熙寧二年遼咸雍五年夏乾道二年春正月入貢請封二月冊使來
梁氏因中國逾年不行封冊復使薛宗道賫表由延州入貢請之神宗命河北轉運使韓縝至西驛責問歟犯邊不進奉故宗道頓首謝罪詔令先還隨遣河南監使劉航持冊封秉常爲夏國主遣使上書

中國議者欲官夏之首領鎸歲賜以爲俸給冀分其勢郭逵曰彼既恭順朝廷當布以大信不宜誘之以利神宗不聽諒氏不肯奉詔遣臣都羅重進上書言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使小國之臣叛其君哉

按秉常初立干戈屢見宋室不行封冊直待遣使哀請而後予之洵得駕馭之道哉然欲官其首領分其國勢是乘人之喪爲己利也損中國威嚴貽戎人口實畫虎類狗已見熙寧謀國之

乖矣

三月上蕃表請以塞門等砦易綏州

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砦四十里失之則界內撫寧和市場及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戶俱少藩籬先是楊定死中國議棄綏州鎮撫使郭逵曰夏人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已梁氏上蕃表乞須誓詔因言綏州世守故地請以塞門安遠二砦相易逵曰此商於六百里故智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

夏四月攻秦州陷劉溝堡

粱氏請綏州不得又絕歲賜遣兵犯秦州破劉溝堡殺守將范愿及士卒不可勝計

秋七月復蕃儀

粱氏不樂用漢禮僞爲秉常表請復本國舊蕃儀

神宗許之

按粱氏本中國人不樂漢禮喜用胡俗倒行逆施甚矣

九月犯慶州

夏國與邊民私市中國屢禁不止是時以受冊不
謝神宗詔自今有違者經畧司及官吏同罪能告
捕者賞之由是私販遂絕梁氏以貨用缺乏出兵
攻慶州大掠人戶而還
冬十月請定地界不果
先是中國賜詔言綏州交塞門二砦乃還梁氏遣
宰臣罔萌訛納二砦經畧司使集賢校理趙卨往
受之且定地界萌訛佯爲不知卨曰二砦之北舊
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中所

移書固在也蕭訛語塞但言朝廷欲得二一砦地界

非所約高曰若然則塞門安遠二一墻壚耳安用之

遂罷

始遣使入謝封册

神宗尋遣閤門祗候周永清押時服至宥州受賜

者不跪永清責之乃恐而跪

閏十二月遣使如遼求印綬

遼自聖宗封李氏王爵雖有西平夏國之號並未

錫以印綬梁氏用罔萌訛言遣使求之遼主不與

侵順安黑水諸砦圍綏德城

趙禼以夏人渝盟請築綏州改名綏德城梁乙埋先以親軍壯騎連侵順安綏平黑水等砦不克進圍綏德攻十餘日兵騎日益定仙山烟火皆滿諜者以告郭逵逵曰殆將遁也特以此張虛聲耳既而兵果退

熙寧三年遼咸雍六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夏四月遣兵築八堡于綏德城延州官兵攻之諸堡潰

乙埋攻綏德不克以兵二萬距城四里築八堡捍

之堡戍各留兵三百爲守郭逵遣監押燕達攻破二大堡殺酋帥數人移檄宥州曰夏國違誓詔侵城漢界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則誅無噍類于是餘堡戍卒悉潰歸

五月復築鬧訛堡敗慶州將李復圭兵

初慶州荔原堡納夏國叛人侵耕生地梁氏遣將以十萬衆築鬧訛堡距慶州界二十里又築城十二盤皆非漢地也已聞綏德八堡皆潰亦止不築以文申衙頭求罷而兵役猶留境上復圭貪邊功

合蕃漢兵三千令偏將李信等授以方畧自荔原堡至瓠子嶺襲之役者見兵至譁言我自修堡不與漢爭信兵三犯之乃曰汝眞欲戰也始縱兩翼圍之信等大敗夏軍下令曰殺兵不殺將開圍一角使信等逃還宋史紹聖本初環慶路諜知西人欲修開訛朝廷止令復圭先以理道欄約如西人捍拒即與捉殺不得貪爭小利及兵敗上頗罪復圭處事輕脫至出兵戰十二盤手詔又戒以非賊犯邊及築侵漢界即毋得出兵俟將來畢工羌賊盡去別聽旨復圭不聽命又敗與司馬光日記異復圭懼欲自解執信等斬之復遣部將郭貴內殿崇班林廣引兵西出卬州堡深入十二盤

襲破欄浪和市等砦掠金湯城夜過浦洛河夏兵追之廣揚聲選强弩列岸側而潛卷甲遁【宋史紹聖本信等敗復圭復遣偏將梁從吉等别破金湯白豹欄浪等砦手詔褒美不云郭貴等茲從司馬光日記】

復圭是役僅殺老幼一二百人梁氏由此蓄怨

附　宋史郭逵傳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逵托身後事逵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攷夏兵與玉戰新砦事紀傳不詳

又林廣傳廣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聽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攻廣傳夏人伏兵在敗復圭後而中使臨邊何事傳不詳

六月西蕃董容來請婚不果

董容董氊族弟兩人素不睦蕃僧結吳叱臘康遵新羅結迎詛武勝軍共立文法圖併諸羌遣使至夏國請婚梁氏將許之會中國招降其大酋撒四數人結吳叱臘等約解法廢婚議亦寢

秋七月慶州官兵襲金湯城敗之于洛河川

梁乙埋以金湯被掠增兵戍之復圭遣將李克忠蕃官趙餘慶復率衆襲之夏伏兵洛河川以待戰甫合突衝陣爲二官軍大敗克忠歸路已斷領殘衆東出鄜延月餘始得達慶李復圭傳謂復圭遣別將破金湯白豹距秉常入寇僅七日誤

八月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殺鈐轄郭慶等西蕃董氈發兵來侵師乃還

梁氏籍境內蕃衆七十以下十五以上悉爲兵聲

言賞百日糧攻沿邊五路偵環慶無備于是月癸分兵數道入寇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犯大順城副都總管楊遂以兵拒于大義砦夏兵不得進圍柔遠砦守將林廣固守戒士卒勿妄動夜半梁乙埋令焚積薪以亂其衆廣屯守自若已而乙埋立營馬平川大持攻具攻城廣隨方捍禦募死士夜出斫營營中數擾史言廣名震于西夏後梁氏謀內侮論中國將帥獨與廣聞其南征乃敢舉兵分攻荔原堡及淮安鎮獲守烽卒張吉驅至東谷砦脇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

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
退毋庸降乙埋怒殺之轉攻西谷砦業樂鎮屯軍
榆林距慶州四十餘里游騎直至城下陝右大震
巡檢姚兕等力距九日郭慶與閤門祗候高敏三
班借職魏慶宗秦勃等皆戰死兵不退西蕃保順
節度使董氈乘虛率兵入夏國西境大克獲乙埋
恐輿靈有失率衆退還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己
卯夏人犯大順知慶州李
復圭以方畧授鈐轄李信東路巡檢劉甫監押种
詠出戰兵少故敗復圭誣信等違節制斬信及甫
詠死于獄又云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于荔
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攻夏國傳復圭遣

信等襲鬪訛堡乃五月

間事紀并書在八月誤

附 宋史折克行傳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夏兵大敗被斬者數百戶降者千據諤傳諤官未嘗任環慶何以有拒夏人事疑史有誤

九月侵懷寧砦

延州當三路之衝西北金明砦正北黑水砦東北懷寧砦而懷寧直橫山其徑尢捷乙埋遣兵距砦

六十里築細浮圖砦宿重兵守之旋以三萬騎薄懷寧城竟日不退西路都巡檢賈翊與延州巡檢燕達將所部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夏兵不勝而走

冬十月遣使請賀正不得

宥州牒保安軍關報賀正旦使將入境判延州郭逵以聞神宗詔逵以己意答曰屢次犯順不敢收接

附李氏長編是月庚午判延州郭逵言破西界

新修堡砦有保捷軍士王靑以所獲首級與指揮使劉興易取金敍請罪之攷夏人修何堡砦違以何時攻破宋史紀傳不載

十一月延州官軍襲金湯川不攻而退

延州右侍禁王文諒卽訛龐家奴昭文館大學士韓絳宣撫陝西愛其才奏爲指使督蕃將趙餘慶討夏國期會于金湯川之結明撒莊文諒甫抵金湯去結明尙二十里見夏兵衆引歸餘慶至不見文諒軍亦退回

十二月掠鎮戎軍

夏屬蕃部屢向鄜延環慶兩路內投梁氏惡之令輕騎夜過邊壕犯鎮戎軍殺掠三川砦獨家堡蕃戶巡檢趙普伏兵壕外邀截歸路夏騎還遇之戰不勝失馬二十餘匹

綏州監軍呂效忠帥師寇德順軍敗死

陝西諸路閒田數千頃募人爲弓箭手每人給屋貸口糧二石半耕半戰德順軍所募尤勁勇效忠率萬騎侵渭州攻德順知軍事周永清出兵拒敵

效忠戰敗被獲永淸令勇士夜馳百里擣效忠巢

俘斬復數千人

復遣使入賀正旦不至而還

梁氏前請賀正不得復遣罔萌訛詣延州集賢校

理趙卨請納其使令邊吏設賞用間離其心腹因

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神宗不許詔

以來年應賜夏國銀絹令宣撫使分貯四路安撫

司處以備犒賜夏屬來歸者于是罔萌訛怏怏而

回

西夏書事卷二十二終